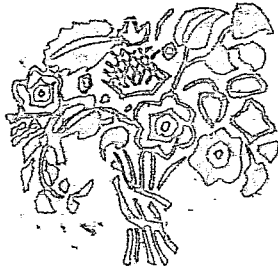


文 學 小 叢 刊

正 在 想

曹 禺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藏 北 平 圖 書 館 立 國

M6
I234
241

文學小叢刊第二集

正
在
想

曹
弼



3 1798 9917 8

正
在
想
(獨幕劇)

渝625

本劇未經作者許可不得排演

人物：

老窩瓜

馬家班的班主，五十左右，一個變滑稽戲法的老前輩。

小甜瓜

「窩瓜」的老婆，三十五左右，聰明伶俐，面面圓到，曾經在平民娛樂場所說書彈唱，盛極一時。

現在徐娘半老，只好幫助「老窩瓜」變變滑稽戲法，聊以糊口。

小禿子

馬家班的少老板，十八歲，學得一口貧嘴貧舌，十分呆氣。

老蓋兒

整天在馬家棚子前面，敲鑼打鼓，喊唱，專門爲馬家班招攬生意，讓客收錢，一句話，一個

「拉人的」。

哈哈笑

一個拉洋片的（「唱西洋景」的），一口地道北平話。嘻嘻哈哈，滑頭滑腦。

小紅

小禿子的情人，十七歲。

領弟

小紅的女友，二十歲。

李保長 管轄馬家棚子一帶的保長。

李若太太 李保長的媽。

五姑奶奶 「老太太」的女兒。

三丫頭 保長的女兒，十三歲。

四和尚 保長的少公子，十一歲。

丁老師 某小學教員。

穿西服的瘦子 歌舞團的人。

胖子 敲洋鼓的。

醉漢

唱數來寶的。

撰交的方士。

鄉下人。

還有賣膏藥的，說大鼓的，以及其他奇形怪狀各色人等。

景：

這一窩老窩瓜，不歡，因為棚子裏的生意一天比一天清淡。戲法沒人看，馬家班不取行，眼看着只有餓死。前場只靠一個拉人的老畫兒，喊破了喉嚨，棚子裏也不上幾個座。偏偏這些日子除了馬家班的滑稽戲法外，這個小場子又添上各種新奇娛樂。蹦蹦戲，說大鼓，單口相聲，歌舞團，一窩蜂似地聚集一處。真是五花八門，好不熱鬧！相形之下，窩瓜的場子，確實陰陰慘慘，彷彿他邪場玩意兒只有鬼才肯看。

其實同行們相處，都還融洽，圍着棚子的老闆們，個個紅光滿面，生意興隆，大家望見老窩瓜對着空棚子連喊帶叫，亂翻跟頭，確也覺得冤死狐悲，淒涼可憐。有時反而抽個閒空，到馬家棚裏捧個好，喝碗茶。這也是因為一來窩瓜資格老，自小跑江湖，至今也有幾十年，所謂「德高望重」，再潦倒也算個頭兒。二來，他性情憨直，人緣好，整天不慌不忙，心裏總有他自己一套如意的算盤。雖然有時候不免吹吹大氣，翻翻花樣，大家也料得穩，這個「傻好兒」幹得再熱鬧，也不過是混飽了兩頓乾飯，沒有大來頭。三來，他那

差些——那紅過一陣的小甜瓜——實在比他聰明伶俐，四面八方都聯絡得週週到到，真是圓裏透圓，同行親友們倒也心甘情願，閒着沒事，到棚來湊湊熱鬧。

今天下午棚裏氣象大不同，原來高瓜悶想許久，忽然豁然貫通，說是「要發財，得改行」，以後專演時下最受歡迎的「話劇」。不用說，這一改準是「錦繡前程」，日後場的金銀用斗量，堆得滿櫃滿箱！說得大家歡歡喜喜，不用提多麼樂！只有那聰明的甜瓜暗自不信這一套吉利話，却也不便多加議論。心想說不定這「傻好兒」時來運轉，福至心嬌，也許從此大家就翻了身。再者，變變也好，就算是做夢都好。總之想來想去，目前實在混不下去了。棚裏的佈置也大改良，正中臺後，那斜斜歪歪的小戲台，現在掛上兩個半幅破被單，上面補成紅一塊，紫一塊，做爲戲幕。台高三尺，四四方方，這台兩側胖子坐不下，半個胖子就壓得幌幌搖搖。遠遠看，孤孤零零，倒像黃泥堆上一座破土廟。台右仍然懸着那褪了色的油漬紅布幔，幔後面是護員們等候上場的隱蔽處，幔下可以窺見人們的脚。棚右近前通着出口，拉人的老蓋兒在外面扯起破繃子，邊唱邊講，鬼哭神嚎，把馬高瓜一家三口的耳朵兒吹得天花亂墜。棚內橫七豎八排放幾堆空桌椅，陽光由棚頂灑下來，寂寞地射着桌上一層暗灰的塵土。前面正中有兩張較爲完整的桌

椅，大約是爲着今天的特約貴賓借來的，棚左偏中間一矮矮的入口，通着一間小蒲棚。在「古」時候這裏面因爲前台生意好，照例很寬敞地放着黃晶晶大肚皮的開水壺，至今早已充作馬家的臥室，飯廳廚房，休息所，最近一變而爲窩瓜一家的化妝間，經理室，以及窩瓜編劇的所在。此外棚裏稀稀落落懸起幾塊當年的騷人騷客題贈的橫額，字跡模糊，只有正中掛在幕上的那一幅上面依稀認得是「色藝雙絕」四個字，題明送給「甜瓜女史愛存」的。

抬頭望，喜氣揚揚的窩瓜穿着自己僅存的一身「古時候」的瘦而短的洋服。頭頂常禮帽，手執文明棍，足蹬草鞋，興高采烈地在顛巍巍的台板上踱來踱去，一雙小眼睛，不斷地閃動，想起眼前的成功，喜孜孜地直沉不住氣。他的老婆小甜瓜——其實以外形看現在她該改名「西瓜」——也打扮得花枝招展，上身紅洋布襖，下身粉紅縵子褲，笑起來一雙眼珠子轉呀轉的，要勾走台下看戲的魂。比起她那乾癟的丈夫，她那光嫩嫩的圓臉，烏黑的頭髮，真不像生過禿子那麼大的兒子的。尤其是禿子雖然十八歲，神氣看來却自命不凡，人小心大。現在留頭髮，擦「凡士林」已經學會找女孩子們厮混，早不是當年呆頭呆腦的小禿子了。他現在穿一件瘦瘦的淺綠舊綢褂，白扣子，高領子，下面是香雲紗的肥褲，腳下一雙

嘆口氣擰過頭，這時小甜瓜突然跳了起來。

小甜瓜（冒了火，對着他喊）不對，我的小祖宗，你的腦子是跟着剛才的菜湯子

下了飯啦？是怎麼啦？這椅子不擺在這兒，放在右邊牆邊上。說啊，（對着他的丈夫

窩瓜翻白眼）我的爹，你不是這戲裏面的（忽對禿子）什麼「行子」

小禿子（低聲）編劇碼？

甜（聽不慣，拂然）什麼「編劇」？一個變戲法的編了幾句戲詞也用得着撒這麼許多文明話呢？

老窩瓜（一旁不滿）你看你這個噁哩嚙嚙的勁兒，彷彿這齣戲是你編的似的。

（噁着嘴，指着左邊）放在這兒。

甜（指右邊）不，這兒。（對窩瓜）你不是說放在這兒的叫我在台上坐着嗎？

窩（大怒）我說放在這兒就是這兒。小禿子，放在這兒。快放好，小心（拿起文明

杖)我把你的腦袋敲下來(幾乎把秃子擠下台。秃子大叫,幸虧高伸手扶住。)

秃 (也愕然)爹,什麼?

窩 (指東)放在這兒。

甜 (點西)放在這兒。

窩 (大喊)秃子,放這兒!

甜 (也大喊)放這兒,秃子!

秃 (無名火起)我的天,還是聽誰的話?乾脆放下。(砰然一聲,椅子落下)你們

愛怎麼擺就怎麼擺!(跳下頭巍巍的小台,直向左面蕪棚走。)

甜 (沒想到)小秃子!——

秃 (停住回頭)再說我現在不叫小秃子,我叫(做勢)馬一飛,我現在是話劇,

噫!(看窩)文明話劇的演員,我不是那個變戲法,翻跟斗的小秃子。(大搖大擺,

進了蕪棚)。

甜 (望着禿子走出，倒吸一口氣) 哟，「土地奶奶放屁」好神氣呀！(忽對窩)
誰給他起的這個官名？

窩 (不安地笑) 不才，我。

甜 (睜眼) 你爲什麼不問我？

窩 問你，你整天在李保長家裏死泡，聊閒天，你還有理？(一屁股坐下)

甜 (觸起牢騷) 哟！我到李保長家裏不是爲我們這一家三口人？你這個倒糞鬼，說食嘴沒人聽，變戲法沒人看。不是我，今天李保長會答應來？不是我，一會兒那個邀人的偏偏想邀你？(諷刺地) 對了，人家瞧你長得好看，臉子白。

窩 (氣爲之奪，只好幽默地) 可就憑我這副長相，你怎麼知道人家不來邀我？

甜 (滔滔不絕) 哼，邀你？我們馬家棚子四面這些玩把戲的都死絕了，人家看我們生意好，場場賣滿座！哼，這一個月每場玩意來不上三個半人。門口老蓋兒拉主顧，喊得像死了媽。你說哪天賣得夠喝水的錢？

窩（詞窮氣短）你有理，你有理，反正現在大家來找我們，不是麼？

甜 嘿，那——

窩 那就得了。（本性難移，又打起自己如意的算盤）一會兒，把我編的那齣戲演，你看，不到兩天，我老窩瓜的名氣準出去。哼，半個月以後，這個大戲院的經理也請我，那個大舞台的老闆也邀我。你看，那金子洋錢就像發大火的，嘩嘩地衝我門家裏流。（興高采烈）你就瞅着吧，那時候——

甜（嚶吼）就盼着你在做夢！你少胡思亂想，窮開心，窩窩頭都快吃不着，整天閉着眼睛想啊想的，做他媽的發財夢，就憑你呀，哼——

窩（楞住，忽然）就憑我，你就配不上！（憐憫的望着甜瓜搖頭）哎！我的老婆，你怎麼一點兒世界眼光兒都沒有？

甜 你有有了，一輩子改他三百六十行，行行你只配跟人家穿鞋，打扇，拿行頭。早晚

要飯！（一氣要下台，轉過臉預備爬下去。）

窩 好好好。咱們是「話不投機半句多。」我只問你，你跟那個邀人的說好了我們

要在城裏大舞台演戲麼？

甜 (台高人矮，脚懸半空，怒目仰視) 扶——着！

窩 (趕緊過去) 知道。(扶下甜瓜，她掉掉衣服) 我問你，你問那個邀人的——

甜 (不耐煩地) 說了。(走去排正台前橫七豎八，歪歪倒倒的條凳。)

窩 (站上台邊) 你跟他提過要保管來回路費，還有那店錢，車錢，飯錢，茶水點心錢？

甜 (不屑與語的神氣) 提了。(仍收拾她的被褥，順手撿起地上一顆花生，剝

開吃下。)

窩 哦。(閉目沉思，走至椅旁) 他跟你講過，一月包銀多少？

甜 包(看他益發異想天開，幾乎要笑出來) 包銀？

窩 嗯，你多少，我多少，我們兒子多少，我們這羣洋鼓洋號又多少？

甜 (知道他又在做夢，便順口答應) 講好了。(窩瓜在台中央上坐下。)

窩（眼巴巴地）可在大舞台？

甜（順口一說）大舞台！（嘴角上露出一絲嘲諷的笑，又撿起地下一張破報紙，嘗做抹布擦桌上的塵土。）

窩（非常樂觀地）那你就應該告訴他。我們有大風舞，胡拉舞，下雨舞，抽筋舞；大變活人，各種滑稽西洋戲法；還有包公打東洋，三氣諸葛亮，還有那馬天才新編的文明話劇，那馬天才自己主演，主編，主導，那悲秋女士配演，配編，配導的——

甜（臉一沉，放下報紙）什麼？

窩（忽然夢醒）怎麼？

甜 秃子爹，你整天抱着腦袋打糊塗算盤，我不管你，你可別想背着我亂找人！

窩（莫明其妙）誰找人啦？

甜 我問你，哪兒來的這麼一個悲秋女士？這個野娘兒們是誰？

窩 噢，自然是你！

甜 我，悲秋是我？

窩 （翻翻眼）噢，怎麼？

甜 （不可救藥，乾乾脆脆）我叫我的小甜瓜，我不悲秋。

窩 （無辦法）唉，你瞧你這點兒眼光吧！現在年頭改良，地皮兒薄，人家唱話劇的當了勢，我們這變滑稽戲法的名字早不吃香啦。

甜 我這名字叫順了口，小甜瓜這方圓幾十里地哪個不知，誰人不曉，想當初——
窩 想當初，哼，我（拍胸脯）我老窩瓜下南洋，帶着一套滑稽西洋大戲法，「二龍戲水，」「五子登科，」「大變活人，」「巧轉珠喉，」就聽我這一句（忽然馬猴似地跳上台前一張條凳，扯起破鑼喉嚨）「辟里拍拉，拍拉，辟里拍，辟里拍拉！」

真是——（回頭望甜瓜）

甜 （不堪回首）真是——（頗想尋出一句成語來形容這心情，然而想不出，只好嘆口氣，還是——）唉，那個不知，誰人不曉（孤獨地坐在凳上）

窩 (慢慢盪下凳來，忽然傷感起來) 唉！時候變了！(坐下，也淒然)
甜 (身世淒涼) 老嚙！

窩 (搖頭想哭) 不成！

甜 (眼圓通紅) 年頭改嘍！

窩 (抬頭，哭聲) 禿子媽！

甜 (不覺也憐惜她的老伴，慢慢地) 禿子爹！

窩 (忽有所感，豁然貫通，矗立) 所以我說你得叫悲秋，悲秋女士。就是那「黛玉
悲秋」的意思！

甜 (想想也點點頭) 唉，悲秋就悲秋吧，我倒沒想到這麼一段——(望望窩瓜，
油然情生) 唉，別看你們男人們，倒是心眼兒機靈。

窩 (神采煥發) 所以我說馬天才主演，悲秋女士配演，那是——

甜 (翻了臉) 什麼？配演我不配演。

窩 (改得快) 好, 你主演, 悲秋女士主演, 馬天才配演, (嘻皮笑臉) 好不好?

甜 (不好意思, 回眸一笑) 嗚, 你還叫天才呢?

窩 (洋洋得意) 我不天才誰天才, (順口數落, 彷彿又道起數來賣) 「天牌地

牌與人牌, 字號招牌換不來!」

甜 (頗賞識丈夫的聰明, 邊笑邊罵) 你少貧嘴。

窩 (飄飄然) 不是我貧嘴, 禿子媽, 你就聽我給小禿子起的名字起得多好, 馬一

飛, 這一飛就飛上了天, 將來包銀就二百塊。

甜 (受了傳染, 不自主地) 嗚, 那你一百, 我一百。

窩 不, 你兩百, 我那一百也交給你。

甜 (想不到丈夫這樣多情, 抗議地) 禿子爹!

窩 (非常慷慨) 不, 你拿去, 你都拿去。我馬天才圖名不圖利。我想的這幾齣新戲,

就夠我萬古揚名, 以後, 整千整萬的錢, 都歸你。

甜 (深深感動) 禿子參!

窩 (昂然) 幹嗎?

甜 現在幾點?

窩 (摸出一個黃銅大壞錶) 我的錶十二點半, (抬頭一算) 那就是三點了。

甜 (擦擦眼睛) 唉呀! 這可不早了。(喊) 小禿子, 小禿子。(無人應)

窩 小禿子一定在啃詞, 幹嗎?

甜 (亂喊) 小禿子, 小禿子, 我的兒!

窩 (沉着) 別着急, 悲秋女士! 你聽我叫他 (輕脆地) 馬————飛!

禿 (立刻) 噯!

〔禿由左面階梯裏跑出來。〕

禿 幹什麼?

窩 (得意非凡, 對其妻) 你看見了沒有? (指着禿子) 演了話劇究竟派頭不同。

甜 小禿子，一會兒，那個邀人的就要來了。

窩 (頭一揚) 今天我們的「話劇」可不許演壞！

禿 (翻翻眼) 不是照本子唸麼？我知道。

甜 我們場子今天可得弄個滿座。洋鼓呢？

禿 在前面。

窩 洋號呢？

禿 在前面。

窩 (忽然想起) 老蓋兒，老蓋兒！

甜 他爲什麼還不吹打起來？

禿 哼，老蓋又到攤上賭錢去了。

窩 (喟然嘆息) 這個墮落份子！(對禿) 那麼我的本子呢？我寫的本兒呢？

禿 在屋子裏。

甜 啲，什麼時候你學會了寫字的？

窩 (正要賣弄) 昨天——

秃 (不識相) 媽，你別聽他的，是昨天他托門口擺測字攤先生寫的。

窩 (狠狠瞪小秃子一眼) 這孩子，我沒說完，你搶什麼？(向左門去)

甜 你上哪兒去？

窩 我難道不上台，我心裏撲撲騰騰地，我要看看我的本兒。

〔窩由左席棚下。〕

甜 (望窩進去) 去，你先到這四面的棚子看看。

秃 幹什麼？

甜 看看有什麼閑着的叔叔，大爺們，請他們到這兒來壓壓場子。

秃 (覺得丟臉) 又找人來湊熱鬧，不是說連李保長都要來嗎？

甜 這我才叫你多找幾個人湊個滿場，叫那邀人的看看，我們的玩意兒真賤，人

家才請我們呀！

秃 (抗議) 爸爸說過他編的戲詞，準受歡迎，別再那麼不要臉，到處拉人。

甜 (惱羞成怒) 誰不要臉，脫下棉襖往當舖裏送要臉。做夢，你爸爸第一。連我剛才都糊糊塗塗地跟他一塊說鬼話。場面上辦事要數我。你去！

秃 (狐疑) 可他知道了一——

甜 (屢桿一挺) 有我！

〔秃子向右出口走了兩步。〕

窩 (在裏面) 小秃子，小秃子，小秃子！

〔秃子停住，聽着刺耳，不肯答應，窩爪跑出。〕

窩 (慌慌張張) 糟了，秃子，秃—— (看他答應) 媽的，馬一飛！

秃 (轉身) 啊！

窩 (頓足) 這名字改得真蹩扭！

秃
參！

窩
糟了，你演戲，我演戲，她演戲，可誰給我們提詞呀？

甜
怎麼？

窩
（對其妻）我們得請個提詞的，我們忘了詞他好提呀！

秃
（沒規沒矩地）那你怎麼早不說？

窩
（恐慌，打頭）我腦袋儘裝的是戲，是戲，我——

甜
你吃飯忘不忘？（人急智生）——得了，叫老蓋兒來吧。

窩
不成，他不認識字。

秃
（嚴肅）提詞的得認得爹的本兒。

窩
（點點頭）咽，拿着我寫的戲本（十分自得）一個字，一個字的唸。

甜
（看見父子二人都這般嚴重，也不覺慌張起來）快找人，天不早了，保長他們

就要來。

秃 (煞有介事) 媽, 按規矩忘了詞不許亂說的。

甜 什——麼?

窩 (大點頭) 一點兒也不錯。

甜 (拿起棗子) 那沒有提詞的我不上台。

窩 (不覺埋怨秃子) 你看! 你看! (偏偏外邊鑼鼓聲大起, 夾着老蓋兒扯起啞喉

嚨大叫大唱)

秃 媽, 你聽。

甜 什麼?

窩 老蓋兒回來了。

秃 他在門口吆喝呢!

甜 (噤噤呱呱, 亂吵起來) 哎, 老蓋兒這一敲, 人更要來得快了, (對其夫) 你看,

這怎麼辦? (對其子) 你出去, 好歹給我拉一個人進來。

禿 不管誰？

窩 (忍不住) 不管誰，那怎麼成？

甜 (窺視) 坐下，你好好的坐在那兒，抱着你的窩瓜腦袋，想去吧！禿子，去。(杲然，

窩瓜抱頭而坐，小禿子一溜烟跑出)

窩 (嘆息) 糟，糟，我怎麼連這個都忘了呢。

甜 (窺視) 窩瓜，你再摸摸你那頭！

窩 (莫明其妙) 我頭怎麼？

甜 你沒有把頭也忘在家裏(氣咻咻地坐下)

窩 去！

〔二人悶坐，外邊鑼鼓喧天和男女老少談笑的聲音鬧成一片。〕

老蓋兒 (在外面，山東口音，唱得津津有味) 「看嚨看嚨！大變活人真正巧，非洲

變進個女多姣。(鬨笑聲) 老窩瓜加唱相思調，小禿子翻跟斗還帶吊毛！快來

着，五個大銅板。又唱：「看嚶看嚶，滑稽戲法真熱鬧，鑼鼓傢伙一齊來敲！」（鑼鼓大敲，衆人喊好，亂叫）

窩（聽聽覺得不對）這是什麼？（立起）

甜（唱着吧，他拉人呢。（鑼鼓聲歇）

老（唱）「看嚶看嚶——小甜瓜長得是真正好，月裏嫦娥不差分毫。」

窩（忍不住）老蓋兒！

甜什麼？

窩你聽。

老「甜瓜對你笑一笑，叫你三天三夜睡不着。」（羣衆鬨笑，叫好聲）看嚶看嚶，

五個銅板……

甜（雖然聽過多少次，但到了這兒不免高興的笑起來）個死鬼就要見閻王的。

窩（跳起來）這個只配啃窩窩頭的貨，唱這一套，老蓋兒……

甜 幹什麼？

窩 老蓋兒

老 (在外面) 叫什麼？

窩 你來！

「掀開幕進來老蓋兒。老蓋兒原來是個將近四十的「小孩。」頭頂光光，剃得發了青，天鵝蓋上，紅頭繩繫小辮，直挺挺地朝天翹。鼻眼橫抹一道白粉，兩頰兩塊紅胭脂，和貼近的一臉銹青絡腮鬍根，相映成趣。他穿一件有無數洞眼的綢緞的衫。一手持鑼錘，一手提銅鑼，他來勢汹汹，更顯出楞頭楞腦，山東來的莽壯漢子。」

老 (跑到窩瓜跟前，啐了一口唾沫，一口山東腔) 媽的 (指點着) 你們哪！好容

易在門口吆喝了一堆人，問問是怎麼回事，你們又鷄貓子喊叫地，把俺又叫回來。

甜 (和顏悅色) 老蓋兒，禿子爹說今天改個樣，說不唱這個好。

老 (目中無人) 俺不唱，有人來麼？

窩、(太不滿)你甭管,我們以後要演——演「話劇」。

老 (一個守舊份子) 這個新玩意兒,俺不會。你們要招呼人來看玩意兒,俺就是

這一套。

甜 (打開僵局) 那洋號呢?

老 嘴兒掉了。

窩 (心疼) 哎呀,我的號。

甜 那洋鼓呢?

老 叫你們小禿子搥破了。

窩 哎呀,我的鼓。

甜 (忍不住) 老蓋兒,你管幹什麼的?

老 (不含糊) 拉人的!你要不要吧?要,俺還是這一套。

窩 (鼓起勇氣) 我不要!

老 (一手把頭上的小辮套抓下，一手伸出，滋滋然) 拿錢來!

窩 (沒想到) 幹什麼?

老 拿錢分賬，散夥!

窩 (冒冒失失) 沒有錢!

甜 (助威) 沒有錢!

老 (把小辮子向下一扔) 俺有命! (光頭一歪，火車頭一般對準窩瓜心口快步

衝上去)

甜窩 (全時) 老蓋兒! (窩瓜忙閃躲)

「突聽見禿子大喊，「來啦!來啦!來啦!」忽由右面出口冒出半個身的禿子。

禿 來啦!來啦!來啦!

甜 誰呀?

禿 (聽也不聽) 我就回來! (縮回頭又不見了)

窩 這一定是李保長來啦!

甜（著慌）哎呀！這可怎麼辦？我得換衣服去。（向左邊跑邊喊）窩瓜，快來！窩瓜，手足無措，應了一聲，立刻隨跑。）

〔小窩瓜跑進左區。〕

老（一把抓住窩）喂！俺們這一段呢？

窩（趕緊了事）得，得，聽你的便。

甜（內聲）禿子爹，禿子爹。

窩（拖長聲）來啦！（掉開）

老（十分固執，擋着他）先講明白，還是原樣！

窩好，好，好！（跑開）

甜（在內）禿子爹！

窩（應聲）就來。

老（又拖住他）俺可一字不改。

窩 我的老蓋兒祖宗！

甜 (內聲) 禿子爹！

窩 我來啦。

〔窩由左門臨下〕

老 這個怕老婆的貨！

〔由右出口進來一個瘦高個，歪戴破雞帽，身穿舊花絲格袍，腰束黑布帶，口刁半根紙烟，眼前搭一塊遮太陽的硬紙壳，一口到地北平，嘴裏有四顆夾金牙，說起話來總是笑嘻嘻地，非常和氣，他的官名

張春定，別名「哈哈笑」。

哈哈笑 (開口便收不住，其實並沒有清楚人) 您這一向發財，馬老板。(拿下紙烟，在鞋底上慢慢擦滅，同時却忙忙地——) 今天天氣真熱，老陽兒一當了中，連夾襖都穿不住，嘴裏發乾。(吹吹烟灰，又在鞋底磨磨) 心裏發毛，四肢發顫，渾身上下直出汗，要沒有口水潤潤嗓子。(把剩下的烟蒂頭插在左耳上)

老
要水——

哈（堆滿笑容，又一串說下去）我喝過了，馬老板，您別多張羅了。（一面談，一面擇擇袍履）我們都是一個門兒吃飯，一個廟裏燒香，自家個兒的弟兄誰幫個誰都沒有什麼說的。（同時順手拉前一條板凳，一屁股坐下，又興高采烈地——）
剛才我正叫我那小禿子做着買賣，您那個小禿子就來了，我家小禿子一見着您家小禿子，——

老（一直呆望，冒簃）你找誰？

哈（立起）您不是馬老闆？

老（莽莽撞撞）媽的，一個禿子爹不夠，又來一個禿子爹。（對左大叫）禿子爹，又來了一個禿子爹找你啦。

【老蒼兒楞頭楞腦地走出去，又聽見他吆喝起來。

【哈哈笑，其明其妙，望着他出了左口，這時老窩瓜一手拿着破鏡子，一手拿着管禿毬筆，慌慌張張

走出來。

窩 (冒認一聲) 我當是誰呢，原來是保長！

哈 (掉轉頭，撈了一下，低聲) 噢，我別走錯了門了。

窩 (吃了一驚) 你哪兒來的？

哈 (拍拍胸脯，趾高氣揚) 我就是那 (大拇指一舉，一字一字) 哈哈笑。

窩 (搖搖頭，慢慢吞吞) 沒聽說過。

哈 (同樣望氣地望了窩一眼) 我是個 (騎馬勢，隻手一拉，做出拉洋片的架

勢) 拉洋片的。

〔甜瓜又發了一身大紅，腰間接着一條紅手帕，嫵媚走出。〕

甜 (一見客人，滿面春風) 哟，我當是誰，這不是我那哈哈笑，笑哈哈嗎？

哈 (也半真半假和他打情賣俏) 哟，您才出來！這不是我那甜瓜小，小甜瓜麼？

窩 (頗驚訝) 睇——好親哪。

甜 (彷彿對多年的老朋友) 你什麼時候來的?

哈 (剛才)

甜 (故意反問, 難他一下) 噢, 誰請您來的?

哈 (賠笑) 你家小禿子他說 (斜着眼) 「我媽要你。」

甜 (邊笑邊罵) 個缺德, 爛舌根子的。

哈 (也笑嘻嘻) 您別多心, 他說: 「我媽要你做點事。」

窩 (早已不耐煩) 禿子媽, 你說說, 這是怎麼回事?

哈 這位——

甜 (很大方地) 這就是禿子的爹!

哈 嗚! (真是吃了一驚) 我當是誰, 原來您就是馬老闆。

窩 (頗不高興) 嗯! (坐下)

甜 (低聲, 對窩) 別撅着嘴!

【窩瓜於是對客人咪咪牙。

哈 馬老板，您這一向發財。（順勢坐下）今天天氣真熱——

窩 （冷若冰霜）咽！

甜 （低聲）說話！

窩 （又咪咪牙）咽，今天天氣真熱。

哈 （抖擻精神，分外流利）就說的是呀，老陽兒一當了中，連夾襖都穿不住，嘴裏發乾，心裏發毛，四肢發軟，週身上下直出汗，要是沒有口水潤潤嗓子。（看見窩瓜兩眼朝天，不在意下，只好停住。）

甜 （擰了窩一把，窩痛得幾乎喊出來）說客氣話！

窩 啊？（對着哈哈笑，乾涸涸地「客氣」了一句）我喝過了。

甜 （蹶脚）你這個死人（對哈又十分親熱）我跟你泡壺茶。

【甜瓜坐下，左屋泡茶。

哈（立起，頗文明）不用了。別多張羅了。（又對着窩瓜）真是，我們都是一個門兒吃飯，一個廟裏燒香，（不覺向左面望）自家個的弟兄，誰幫個誰都沒有什麼說的。

【不知爲什麼窩瓜突然咳嗽一聲。

哈（同了頭）我剛才正叫我家小禿子，做着買賣，您那個小禿子，——

【小禿子由右門跑出。

禿（喜氣揚揚）來了，來了，可來了！

哈（立起，合呼）小禿子！

窩（立起，合呼）小禿子！

禿（答不出，忽然望見哈）喲，你來了。

【窩瓜由左走出。

甜張老板來喝水吧。

窩 (低聲) 混蛋，誰叫你找個拉洋片的？

禿 (翻翻眼) 噢，不是你說的？

窩 我？

禿 我找他來提詞。(轉過身向右面不住地望)

窩 (沒想到，同時) 提詞的是他？

哈 (恍然大悟) 我認識字！

「正話裏中忽然——」

老 (在門口) 看座，一位，又一位。

窩 (驚訝) 上座了。(忙對禿) 關上幕！(跑到台上向禿招手) 來呀！(又跳下)

拉哥還在呆望的禿子去關幕)

窩 (拍手) 別真是李保長。

窩 (幕關好，又跳上去，十分神氣，對禿) 到幕後邊來。快來呀，你們。

甜 你少管！

老 (高聲拖長) 看座，兩位！

〔小紅領弟手拉手嘻嘻哈哈笑着走進來，小紅十七歲，天真愛笑，扎着小辮；領弟比她大三歲，比較穩，膽大，嘴上不肯讓人。這兩個姑娘是馬家班住大雜院時隣居。兩人濃裝豔抹，都穿了她們認爲最時髦的衣服。〕

甜 (失望) 你們哪！

小紅 馬大娘 (羞怯地躲在領弟後面)

領弟 (笑着) 今天演戲呀。

甜 嘿，誰告訴你們的？

領 (笑嘻嘻地，故意把小紅拖出來) 她！

紅 (紅了臉) 不大娘 (指領弟) 她！

領 去 (指劃臉) 沒羞，也不是我！馬大娘 (指着發楞的禿子) 是他，你們家的小

秃子。

甜 (手一指) 你秃子?

秃 (結結巴巴) 我剛才在路上碰見 (心虛地望望小紅) 碰見他們, 我就說, 我就說……

甜 (瞪眼) 你說個屁! (對她們) 坐着吧, (冷言冷語) 反正今天要找人壓壓場子, 擠着點熱鬧。

領 (眼珠一轉) 馬大娘, 我們一進門, 就把錢交給老蓋兒啦。

紅 (怯生生地) 嗯, 我們進了門就把錢給了。

秃 (少老板丢了面子) 門口收錢了! 哪有這麼「一理」! 老蓋兒, 老蓋兒。

〔向左邊跑去。〕

甜 你坐着吧! (秃子只好坐下。她轉對領弟, 小紅, 笑容可掬) 真是的, 給了錢, 這不太遠了嗎? 從前的老街坊看個戲, 還給什麼錢!

「窩」(由幕後伸出頭來)給了就給了把。

甜 (釘他一眼)知道要你多嘴!窩瓜頭又縮進去)姑娘們,好好坐着吧,就開

戲了。(面面週到,轉向哈哈笑)張老板你不喝水嗎?

哈 早就喝足了。

甜 (低聲)那遊人的怎麼樣?

哈 (低聲)他說你們先演着,他就來。

窩 (又伸出頭)秃子媽,快上來呀!

甜 (不耐煩)知道,你快收拾你的吧,我跟張老板商量點事。

窩 秃子媽!

甜 (怒叫)進去!

窩 (楞了一下,忽轉對秃子大叫)過來!

秃 幹麼?

窩（有了發脾氣的對象，指幕）把幕撐着（光頭又倏地縮進幕內，禿子一面撐

幕一面偷偷地望着小紅）

〔甜與哈走進左屋內〕

領（望望禿子和小紅，乖巧地）好了，你們倆說話吧，我走了。

紅（把她拉住）不領弟，你別走，我怕。

領（尖刻）得了吧，昨天你跟我說了一晚上的小禿子，（藐視）喲，現在又怕了。

紅 誰說的你這個討厭鬼！

禿（心裏癢癢）小紅，（不覺放下幕，坐在她旁邊）你真的談了我一晚上？

領 喲！說夢話都叫小禿子呢！

紅（紅臉）別胡說，你聽見了？（一脚邁過領弟，坐另一邊上）

領 喲！喲！昨兒格半夜你媽直說屋裏沒有老鼠，怎麼直聽見老鼠鑽洞的聲音呢？我

一看，可不是你睡在床上嘴裏禿兒禿兒直叫嗎？

秃 (抗辯) 領弟, 我不叫秃兒。

紅 (難堪) 你這個死鬼! (忍不住嚶嚶哭起來) 我回去了!

秃 (着慌) 別, 別, 你別走。(向領弟埋怨) 你看, 你看, 哭了。

領 (又來哄她) 好容易來了, 走什麼?

紅 你們儘欺負我。

秃 誰欺負你?

紅 (抽咽, 突然故意狠狠地) 你! (又走)

秃 (情人無辦法) 領弟! 領弟!

領 (進去拉住她) 你不是說出來要玩一天嗎?

紅 (低頭, 搓弄粉, 手帕)

領 你不是出來到這裏看戲嗎? (輕輕推小紅坐下)

秃 你不是要我看我演戲? (擠眉弄眼) 看你的小秃秃演小秃秃嗎?

紅 (撲嗤) 討厭!

禿 (看見小紅笑了,於是倒坐在另一張條凳的一頭,彷彿壓在「蹺蹺板」上)

上一下,起伏起來)小紅!小紅低頭捲弄衣角,禿子對領弟傳個眼神。她會意地

盤在後面。情人的低而溫柔聲音)小紅,今天晚上你在公園裏等我好嗎?

紅 我,我不知道。

禿 (飄飄然,又有些忸怩)現在新派的都當着人逛公園,我們今天晚上就在荷

花池邊上也當着人,手拉手走,走幾趟,你看不好嗎?

紅 (怯懼)那人家一定說我們倆相好了。我媽聽見就不樂意。她說你們家裏沒有錢!

禿 (慌急)沒有錢?我爸爸編了這一齣戲,那邀人兒的說演一晚上就一百元十

晚上就一千元,一十晚上就一十元(噁一口吐沫)哼,就許多許多錢,那錢都是我

幸的。我跟你買花買粉,買高底鞋,買大紅絲襪子,那你來不來?

紅 我媽說：你們家沒有房子，你媽媽你爹的時候，就不熱鬧。

秃 (兩眼一瞪) 現在我有錢了，那還不熱鬧！我告訴你，我們搭大棚子娶媳婦。(手舞足蹈，指東畫西，一氣說下) 門外頭紮四個鮮花牌樓，排好了旗纛傘扇，鼓樂旌旗，大紅官轎，堂前點着龍鳳蠟燭，宮燈蠟燈牛角燈，酒席筵前三十二個吹鼓手，花轎在街上，鳴鑼開道，五十四頂馬，一百個金童玉女，手舉着宮花團扇孔雀毛，金瓜，鈇斧朝天蹬。還有——

紅 (聽呆了) 還有——

秃 (站起) 還有軍樂隊，紅軍服，藍呢褲，頭頂白兔子毛，「滴滴打打，打打滴，」把你吹到我們家裏。

紅 (不覺驕傲地望望領弟) 哦！

秃 (神采煥發) 進大門，入洞房，抬頭一望，喝裏面金皮櫃，銀皮箱，虎皮椅子象牙床，團龍靠枕，噴香的被，鴨絨褥子，綉花帳，(向小紅近傍俱坐) 這時候我們吃交

杯酒，長壽麵，子孫餠，團圓飯——這時候，（小秃子不自覺對小紅忽然一笑，二人立刻都低下頭）

領 別說了！

秃 （回頭）怎麼？

領 （刻薄）這一段我聽你爸爸那天（指幕）在台上說過。

秃 （正在高興不理她，立向小紅）那你今天晚上到公園去不去？

紅 我——我也許——

領 （快嘴）也許——不？

紅 （偏不聽她的話，冒然）也許去！

秃 （狂喜）去！小紅！（管不住自己，大喊跑向幕前）爹！（又大喊，跑到左面）媽！

（忽然外面——）

老薑兒 （二串喊下）看座！一位，又一位，一位，又一位，一位——

【甜由左面跑出來。

甜（跑出來）什麼事？

窩（伸頭）怎麼啦？

【由右出口李保長，一位目視頗高的「大人物」塊然踱進來。他原是個雜貨商，這兩年財運亨通，儼然成了當地的小財主。他有四十望外，心廣體胖，滿面紅光，穿一件油漬漬的閃光緞袍，外罩老式寬坎肩，拿着一把破摺扇，兩隻小胖手，時時交錯放在那肥大無比，油亮奪目的禿頭上抹來弄去，確實心滿意足，皇上也比不得他愉快。追隨他左右是一羣親戚家小，夾在當中，有一個矮小的中年婦人，苦黃乾瘦，古怪精靈，外號「賽黃鱔」。她鼻架邊邊環瑣，手持兩傘書包，藍衫黑裙，滿臉怨氣。

禿（正答不出，忽見李保長，於是——）李保長來了。

小紅（同時對領弟指着那條「黃鱔」）哎呀，丁老師來啦。（領弟立刻拉小紅躲在一旁。）

甜（走上前，萬分親熱）哟，李保長，您可來了！

李保長（喘氣擦汗）來啦！

甜 坐吧！（應接不暇）喲，李老太太您別走累了？

李老太太（一位矮胖的老婦人，穿着縐裙和藏青坎肩）還好！（擦汗）馬大娘，別招呼了。

〔突然右面衝出花里胡哨兩個東西，原來四和尚頭頂三丫頭的腰眼，嚶嚶叫得響叫鹽，連推帶撞，又駭又跳，把三丫頭頂到衆人面前。三丫頭，一身新衣服，孤立無援，又氣又急，一路大喊：「看和尚，看和尚！」直等到甩開了四和尚，才狠狠地頓足，嘶叫一聲：「你們看！」兩手插腰，氣呼呼的，眼裏要掛小燈籠。

甜（傷傷在此時招呼小客人）好哇，三丫頭，你也來了。

三丫頭（一肚子警扭，翹着兩根黃毛小辮，惡聲惡氣）可不是來了！

〔一屁股坐下，眼淚汪汪。

甜（吃了一鼻子灰，剛一同頭，想不到——）

四和尚（從甜瓜旁邊跳出，指着她高叫）小甜瓜！（正得意間，突然他的爸爸——）

李保長（順手一肩骨打在和尚光頭上）和尚，別亂叫！（和尚哇哇大哭）

五姑奶奶（插入）馬大娘！

甜（連忙轉頭）五姑奶奶也到了？

五姑奶奶（濃裝豔抹的少婦，頗得意不去的樣子）哎，馬大娘，你一請看戲，我們

一來就一大幫！

甜（喘，真足請也請不到的）（轉身對李家老小）都落坐！坐吧！

〔趕緊讓坐。〕

李保長（搖擺手）馬大娘，不用招呼啦。（一面擲扇擦汗，一面對他的老小）都

坐吧。（五姑娘扶着老太太，大家參差坐下，李保長左顧右盼，十分得意）啊，今天

你們可撲着看戲了！

三丫頭，怎麼還不開戲呀？

李（就開了）（手摸摸哭聲漸息的四和尚的頭）別哭了，四和尚。（和尚又乾噎起

來，李忽看見台上的窩瓜）噯，你都預備好了？

窩（被李家人馬搽得頭昏眼花）好了，好了。禿子，馬一飛，倒茶。

「禿子由左下。」

李（儼然要人）不用張羅了，（對甜）人還不多啊！

甜還早呢，就來了。您瞅着吧，一會就滿座。（回頭喊）張老板——

李（這才想起）「賽黃鱔」立起！丁老師，您坐啊！

丁老師（早已不高興，喉嚨咳出一聲乾笑）坐，李保長。（紋風不動）

李這是怎麼說的。今天特意來請丁老師看戲，你看，我們李家倒先坐下了。五姑奶

奶，扶起老太太，讓丁老師坐。

丁（細聲細氣）李老太太坐吧，這不太客氣了麼？

「五姑奶奶由貴賓座上扶起老太太，把她也請到右邊坐下。」

李坐坐，丁老師坐吧，您就坐下吧。

丁（全時）還是站着看好，（看着李要過來推她，於是連忙坐下）真是的！（摸

（出白手巾，掩着她的小紅鼻子）

〔同時在左面——〕

甜 張老板！

〔哈哈笑由左面上。〕

哈 怎麼啦，嫂子？

甜 你看李保長來了，那邀人兒的還沒有來！

哈 您放心，他準來的，包在小兄弟我身上。

甜 （推他走，忙迫地）不早啦，你先叫他們趕快來壓壓場子。

哈 （伶俐）沒有錯，嫂子，你就瞧好兒吧！

甜 （媚笑，重重地打他一下）少貧嘴！快去！

〔哈由右下。〕

老 （在外）看座兒，來一位，又一位。（進了兩三個短，打開散客人，提烏籠嗑瓜子）

兒，搖搖擺擺，說笑笑，找個座坐下。

窩（又捺開幕）禿子媽，快上裝吧！

甜（高興地罵）催命鬼！（圓到）李保長，您坐着，少陪了。

〔甜由左下。〕

李（對來了的客人，拱拱手，點點頭，十分得意，回頭）丁老師，我們這個地方，高尙娛樂也只有這幾個地方。

丁（拒入於千里之外，冷冷地）我從來就不娛樂！

李（想不到這當頭一棒，又嘻嘻地）丁老師在學校教我們家裏的學生，自然不——（忽然望見小紅在後面）噢，小紅你怎麼來了？

紅（只好出頭）李大爺（又逡巡向後移）

丁（忽然立起把眼鏡放正，倒啜一口氣）啊，你？

紅（胆戰心驚）丁老師（暮然深深鞠了一躬，又想練習坐下，俯偻——）

丁 誰叫你來的？

紅 (只好筆直地立起) 我媽。

丁 你叫什麼？(拿出記事簿子)

紅 陳小紅。

[丁老師又上下打量一刻，立刻把名字記上。

李 丁老師今天生日，你們爲什麼不送禮？

紅 (怯生生地) 我(望望領弟)

領 (同我一聲) 您送了，李太爺？

李 我(指) (含糊了聲) 我請丁老師看戲。(於是又轉過頭同家人們談話。)

老 (在外) 着座，止座啦。

[哈哈笑由右面蹣出來。

哈 (向外) 請，請這邊進。

「於是走進來許多奇怪狀的朋友，有的細高條兒，臂膀長，頭頂瓜皮帽，身穿半夜的綢短褂，手握着琵琶胡琴，有的是巨，大身量，穿上「百子搭襖」，雄糾糾，氣昂昂，腳蹬「墮腳肚」，直眉瞪眼，見人就要「撒交」的模樣，有的是歌舞團的閒散角色，綠西服，紅領帶，頭頂草帽，手舞指揮棍，嘻嘻哈哈和進來的張三李四，亂招呼，有的是短打扮，敲着鑼鼓，唱着雜曲，有的唱戲來賣的，有的是街頭賣野膏藥的，有的逗說大鼓書的，有的是流氓，混混，混沒有事幹的，還有兩三個鄉下老跟着進來。大家有說有笑，在門口亂擠。

哈 進來吧，各位弟兄辛苦，今天多捧場。

全行們（不斷地）張老板——沒說的。——張老板，鬧着也是鬧着——窩瓜呢？

老 看座。

哈 嚨，還有一位——你——（正在擠擁擁當中，一個醉漢走進來，後面又跟着）一個胖子，背着大鼓，各不相讓，擁塞一處，直等醉漢由鼓下爬進來，才弄清楚。）

醉漢（大喊）我給了錢了，讓開，我給了錢，我看戲。（哈走到左面，胖子和穿西服的原是「道」，坐在一處。醉漢偏接近了老師坐下，大家陸續坐好。）

丁（掩鼻）這是什麼地方（嫌惡）李保長，我早知道，我一定不來的，——一個女孩子家，不該來的。

醉（望望丁，指着她）這個女孩子家是哪院的呀？

丁（把椅子一擲）這個人（氣得只好找五姑奶奶說理）

哈（把甜瓜招呼出來）喂！那邀人兒的說，你們先演着，他就來。

甜（由左面露頭）好，你到台邊上提詞去吧。

哈（眨眨眼，笑問）嫂子不要我了？

甜（斜眼笑）去！又一把掌打在「哈哈笑」的頸額上，他笑嘻嘻地躲開向台前跑。

哈（走到台前，大家鼓掌喊好，他飛上台，脫帽揚手）別叫好，我是提詞的。

觀眾——給提詞的來個好。（大家大喊好，鼓掌，他鞠躬，鑽到台的左面布措後）

丁（低聲，指指點點）五姑奶奶，我昨天看見陳小紅，跟着一個男人偷偷走路，今

天她又到這兒來看戲——

五姑奶奶 真的。

李 (自命維新人物) 年頭改了，男的跟女的走走也不算希奇了。

丁 那怎麼成！我小的時候，連跟男人說句話都要挨打的。

醉 (聽了半天莫明其妙，忽然立起，不信的口氣) 噫，昨天我還看見你跟着你的

男朋友在公園裏喝茶呢。(大家哄笑)

丁 (立起大怒) 你們是鬼還是人哪？

李 (立起) 把這個混蛋拉出去。

醉 (躊躇) 我花了錢。

李 (大呈威風) 放你媽的屁。

醉 (大鬧) 我化了錢，我就要看戲。(羣衆中攢交的力士站起，輕輕地把他提起

來，他還指着丁老師高叫) 我在公園親眼看見她跟她的男朋友正——(李係

長耀武揚威指揮着衆人，亂推亂喊，但最後還是力士把他頂出去)

丁（氣噓噓才坐下）這個人真該送到牢裏關起來。李保長。

李（彷彿立一件大功，指手畫腳，當衆演講）這個傢伙在我那間破拘留所裏一直常來常往，好，他索性把衣服被窩都放在那兒，說這是他的旅館。也罷，昨天我就痛痛快快把鑰匙交給他。您不知道關門把他鎖起來，開門把他放出來是多麻煩！

〔秃子由台上幕縫只伸出個頭來，觀衆大鼓掌，李保長回頭坐下。〕

秃（望望觀衆傻笑，得意地點點頭，同時向左又對着那提詞的）提詞張大爺，（哈哈笑也從左面布檔縫伸出頭，觀衆以爲有什麼事，也靜下來聽）您會吹洋號——吹得熱熱鬧鬧，像娶媳婦似的。

哈我？（搖搖頭）我就會拉洋片！

秃 那糟了，我爸爸說開戲以前要吹吹打打，來段熱鬧的——

穿西服的（歌舞團的大明星）窩瓜的兒子，別着急，瞧我們哥兒們的來吧，胖子。

（一棍打在胖子白盔上，胖子立刻敲打起外國鼓，敲「鞏扎，鞏扎，鞏扎扎。」一個

愉快的拍子，於是指揮棍忽天忽地，他指揮他的羣衆唱起來。

禿（同時拱手）磕頭，磕頭諸位。（由幕裏走出來）

大家（非常愉快而熱鬧地唱——插曲 I。）

F major 4/4

1. 1 1 1 5. 5 5 5 0 | 1. 1 1 1 5. 5 5 0 | 1. 2 3. 3 3. 5 6 | 5. 5 3. 5 2 6 | 2 1/4 | 0

冬瓜甜瓜老窩瓜， 我成一個個扒扒， 加點醬油放點醋， 就服大蔥吃、丁吧 嘿！ 嘿！

3 3 3 0 3 1 5 0 | 5 1 5 1 3 1 5 0 | 3. 3 3 3. 6 3. 6 | 2. 2 2. 2. 2. 5 2 | 5 — 0

(唱) 你一碗，我一碗， 大家搶得跟不丁醋， 推開菜碗才知 這 三價標進來大門 呀。

5 5 5. 3 6 6 6 0 | 3 3 3 5 5 6. 6 5 0 | 1. 2 3. 5 6 3 6 | 1 1 2 3 3 5 2 5 | 1 — 0

噲噲噲，哈哈，哈哈， 肚皮裏裝飽了老窩瓜， 抱着甜瓜說“你瞧！ 天價標滾進來大門 呀”。

3 3 3 0 6 6 6 0

噲噲噲，哈哈，哈哈！

「大家叫好，吹哨，大鼓掌。」

秃（鞠躬脫帽拱手，大家漸靜下來）我馬一飛鞠躬脫帽，到諸位花錢的老爺們面前發表發表。（咳嗽，吊吊喉嚨）今天天氣——很好——（乾咳，苦笑）沒下雨。今天我們一家三口供獻給諸位一段文明「話劇」。

觀眾：好，演得好。（歡呼，拍掌）

秃（舉手）別着急，還沒演呢……這戲是我爸爸「老窩瓜」……

幕後窩：馬天才先生。

秃（點點頭）馬天才先生主編的，他主編，主導，主演。

幕後窩：不是，主演是你媽。

秃：主演是我媽。

幕後窩（忍不住）放屁，悲秋女士！

● 曲中「哼字」讀作「出」。由第十一小節起，可以不唱，在笑聲裏終止。

秃 嘿，是悲秋女士主演，還有在下我，馬一飛。

唱數來寶的和他的弟兄們 (大喊) 好哇，小秃子！

秃 (向那幾個人瞪眼) 我不叫小秃子！

唱數來寶的和他的弟兄們 (同樣熱心) 好，「不叫小秃子」好！

秃 (鞠躬) 演得好與不好，請諸位花錢的老爺們多多原諒。(轉身要進幕)

幕後窩 戲名子，戲名子。

秃 (倒退回來) 啊，這戲名子，(立好，却又忘了，低聲對幕後) 叫什麼？——叫？

幕後窩 媽的，過來。(秃子頭又伸進去，只聽裏面「拍」的一聲，秃子大叫) 去！

秃 (轉過身來，眼圈通紅，手摸着臉，哭聲) 這戲名子叫——

四和尚 (大發現，立起大叫，指着) 秃子挨了打了！

〔大家開笑。〕

秃 (望過小紅，轉臉和尚，大氣) 沒有，你這小兔崽子。

四 (撒賴) 他罵我, 爸!

李 (立起, 對小秃子) 你罵誰?

幕後 (大慌, 大聲) 罵我, 我自個兒!

秃 (委委曲曲) 罵我, 我自個兒。(李才坐下, 秃子則轉身, 昏頭昏腦, 預備進幕)

幕後 (頓足) 戲名子!

秃 (鬧暈了) 這戲名子叫, 叫改, 改……

「一個大手把秃子抓進去。窩瓜的光頭突然從幕後伸出來。」

窩 (畫成一張非常可笑的丑臉, 眼珠亂轉) 叫改良「平貴回鑾」(大家歡呼)。

觀眾 窩瓜好!

窩 (滿臉感激而又可憐的神色, 得意地四下點點頭) 是那全球馳名的悲秋女

士主演! (隨着又露一「手」, 紅舌頭驕然捲到鼻尖上去, 又猶惺然, 鐵狗似地一

口彷彿把舌頭吞嚥下了肚, 光頭倏地縮進幕裏。)

觀衆（出其不意，狂叫）好好好！

窩（又伸出頭發軍令一般）向右——看！（大家一怔，低聲）看悲秋！（頭又縮進。）

〔由右屋姍姍走出來小甜瓜，打扮得益發地楚楚動人，大家喊好。〕

甜 我就是那悲秋女士。（大家又喊好，她走到台前，做欲上狀，忽然秋波一轉）喲，

哪位先生行好，扶我們一把吧！

李（立起慇懃）讓我扶。

丁（咳嗽一聲，不以爲然）李保長！（李正猶疑中）

哈（搶出扶着她）找的人怎麼樣？嫂子？

甜 好，不少。（爬上台，由幕縫進去，鑼鼓急敲）

紅 哎呀，（非常緊張）哎呀，就要開戲了。

領（拉着小紅）你看，有人拉幕。

「幕開了，窩瓜面背觀衆，背上槍杆，頭戴破軍帽，上身黃制服，掛着無數勳章，手執文明棍，彷彿正要照像時的英雄模樣。觀衆大鼓掌。

〔大鼓和銅鈸：「登扎，登扎，登扎扎。〕

穿西服的（又領着他的羣衆唱——（插曲二））

F major 4/4

5. 5 1. 1 1. 1 1 0 | 3. 3 1. 1 2. 2 5 0 | 1. 2 3 3 3 3 5 6 | 2/4 0 0 0

冬瓜 甜瓜 老窩瓜， 今天要變好歌法， 大家一起來捧他個好。
（唱）

5 3 6 1 1 2. 3 | 5 2 | 2 1 | 0

（唱）
 一變變出個爛蛤蟆。

〔窩瓜隨着「一變變出個爛蛤蟆」把正面轉向觀衆，大家圍笑，他驚地做了一個英雄姿式，沒有

反應。他又來了一個「亮相」，還不見動靜，他低下身，敲着左面的台板。

哈（由左面布檔後伸出頭）啊？

窩（不耐煩地）喂，提呀！

哈（莫明其妙）您預備好了！

窩（倒吸一口長氣）我的媽，真要人命！（大喊）預備好了！

哈（輕描淡寫）我沒有本兒。（索性把身子也露出來）

窩 那你是幹什麼的？

哈（不滿意窩的態度）拉洋片的！（忽然找着個宣傳機會，轉過臉，面對觀衆，又

唱又做起來）喂，「望那裏來瞧來，望那裏頭觀，小寡婦上坟在那裏邊，若問她的

名和姓，她姓楊名叫楊——

窩 夠了！

哈（望望他，仍唱完全句）楊——素娟！（白）諸位，我叫哈哈笑，我就在東邊不

遠拉洋片。我——

窩（大叫）夠了！（壓下自己心頭火）這兒演高尚文明話劇，不是你那下流——

哈（嚴重警告）窩瓜，小心，你還靠我提詞。

窩（忍着氣，回頭）禿——（又想起）馬一飛，把本兒拿來。

禿（由右面把本兒扔出來）這兒啦。

窩（把本兒交給哈，他又退到左面台階上，露出他的下半身。於是窩瓜又做了個

英雄亮相）來吧！

〔提詞的唸得快，清楚而單調，但總比演員唸得快一步。〕

哈與窩 我乃是當兵的趙老大！

衆 好，當兵好！

哈與窩 要殺賊人把家放下。

衆 對，對。（內有一個）「你捨得下小甜瓜嗎？」

哈與窩 我一打打了二十年整，這才想起我的那個妻兒轉回家。

小流氓 (忽然立起) 我們現在才打了八年仗。

窩 (狠狠地瞪他一眼) 媽的，是你打仗還是我打仗？

〔從此窩說一句，哈說另一句。〕

哈 我真想我那嬌妻美貌小娃娃。

窩 我一打打了三十年整——(跑到左面，在台板上大敲) 哈哈笑，你唸早了一句。

哈 誰知道你要重說嗎？(唸) 這才想起我那妻兒轉回家。

窩 (真着了急) 我這句話說過了。

哈 好！那你再說一遍吧。

〔窩正要發作，忽然——〕

禿 (在右邊邊幕伸出頭來) 爹爹！(招招手)

窩 (走過去) 啊，怎麼啦？

禿 (高聲耳語) 你上場上早了,按本兒我們在你前頭。

窩 (連次出事,再也忍耐不住) 這戲是我編的,我要在你們以前上台,我就上。

禿 (警告) 媽說了,要她現在不出台,她就不演了。

窩 (明白勢不可擋,便偃旗息鼓,嘆口氣) 好吧。(走到台邊對觀衆說) 就當我

剛才沒有上台,我一會兒回來。(由右門下去,下面大爲滿意,鼓掌)

〔甜與禿由右上,小禿子藏上一個翹着兩根扎紅繩的小辮的髮套。以後演員各演各的,互不相犯,自認爲不必演時便脫板,演時便誇張。手勢腔調俱脫不了舊劇的氣味。〕

甜與哈 我乃趙大的妻結髮。

禿與哈 (童子聲音) 我乃趙大的小娃娃。

甜與哈 哎呀,我昨夜一夢天柔祥,夢見了你爸爸轉回了鄉。

禿與哈 媽媽,您不是說過多少年前我沒生下,爸爸就死了嗎?

甜與哈 哎呀,我忽然心中有事吃不下飯,我猜你爸爸今天一定找我來相見。(忽

然很重的馬蹄聲在台口，望見右面紅布幔下窩瓜的脚大蹠梯板，不好了，這蹠
蹄子聲音一定就是他，啊，菩薩，菩薩，趕快搭救我小奴家。

禿與哈 (童聲) 我看看是誰來了？(跑出去)

甜與哈 啊呀，(捶胸) 怎麼辦，我怎麼有臉再見我的趙老大，哎呀，哎呀！(捶胸)

禿與哈 (禿立刻出來，這次他取下髮套，帶了一個假鬍子) 我的老婆。

甜與哈 我的丈夫！(剛要上前，甜推開他，忽然「道台」一句) 哎呀，我的丈夫啊，
以後我們不能再見面了。

禿與哈 什麼話？什麼話？這是哪一國的話？這個消息叫我心如刀扎。

甜與哈 天啊，我怕，我怕！我們兒子的爹今天要回家。

禿與哈 你不是說趙老大死了嗎？

甜與哈 當初我倒是這麼想，可是今天樹上叫烏鴉，一個勁兒對我只「扎扎」
(學烏鴉叫)「啊，啊！」我看我那前任的丈夫要回家。

禿與哈 你這句話要了我的命。（忽然提詞的笑起來）

禿 （忍不住，又高聲耳語，對着哈哈笑。）聲音大一點，哈哈笑。

禿與哈 （哈一邊笑，一邊讀，字音含糊）我心中不定，不定又不定——

禿 （實在忍不下，對哈哈笑）你儘笑，我怎麼聽得見你這個渾人。

哈 （攻其不備，突然提詞）我要死！

禿 （只好跟着哈）我要死！

哈 （更緊提，高聲）我要死！

禿 （拚命趕，更高聲）我要死！

禿與哈 （二人開始喉嚨比賽，但哈畢竟勝過禿）我要死，我要死，我就要死，我就要死！

經死了！（禿轉了一刻，找一個乾淨地方躺下。）

甜與哈 救命救命，他死了。（她跪在一旁，雙手舉起，觀眾突然站起搶着看。）

丁 （搖頭）不像，不像！

五 (津津有味) 真是, 這怎麼辦?

三 (入神) 爸爸!

甜 大家落坐, 別說話, 下面是悲詞。(觀眾於是又坐下。)

甜與哈 (做起戲來, 每句末字特別讀得又重又狠) 哎呀, 我的天, 我那沒長眼睛的天, 人人都說那黃連苦, 奴比那黃連還苦十分, 奴尅死了一個丈夫, 現在(大抽咽) 又尅死一個, 這個死了我到哪裏再找人噯。

紅 (哭泣) 領弟, 小禿子死了。

禿 (坐起) 我就活, 只要你答應去。

甜 (對禿) 混蛋, 騙着, 你忘了你死啦! (推他倒下, 忽對哈) 以後怎麼樣?

哈 你把他抬出去。

甜 (她對禿高聲耳語) 起來, 走出去。(禿子立起茫然, 甜瓜靈機一動) 像個鬼似的就成了。

「果然窰子嗚嗚叫了一聲，真像個鬼轉到門口不見了。」

甜與哈 唉，我現在又成了寡婦，哦，天哪，地呀！我那苦命的人呀！（她隨着禿子走出去，同時窩瓜走出來遮住自己的臉，就算沒看見甜瓜）

窩（對觀衆）諸位記得我說過我回了家，就叫人攪了，剛才我們在哪兒斷的，（氣狠狠地看了右門一眼）現在還在哪儿起。（對左）哈哈笑，來吧！

窩與哈 我常在前線打勝仗！（觀衆大鼓掌）可有一次我也受了傷。（鼓掌，窩伸手做發言勢）

窩 諸位暫勿鼓掌，好的還在後頭。（又對左哈哈笑，擠眼）

窩與哈 可有一次我也受了傷，但是那打了我的敵人，（手勢）叫我一槍嗚呼一

命亡，現在我騎着我的小驢兒得兒得兒地回家轉，一心一意看我那沉魚落雁閉

月羞花我的妻房。（敲門）開門來！怎麼裏邊的人都死啦？

禿（脫下假髮，又戴上那兩根翹挺着的小辮，走進）啊，父親，父親在上，（撲騰跪

下)孩兒——

窩與哈 (大吃一驚，後退顫聲) 你，你，你是哪個？

禿，你的兒子。

窩與哈 (自忖狀) 我的兒子…… (對禿) 我的兒子，你多大？

禿 十八！

紅 (忍不住培起) 小禿子，(禿回頭，她又轉向領弟哭訴) 領弟！他騙我，他告訴

我他二十二！

領 (指着禿子，安慰小紅) 他跑不了，會兒咱們問他。(禿子莫明其妙又回轉跪下)

窩與哈 (狠狠地瞪了瞪這對搗亂份子，然後做想狀) 啊呀！我的兒子才十八，我

可在外三十年沒有回家？

小流氓 你剛才還說二十年呢！(禿子立起)

窩 (文章是自己做的好，大為不悅，走到台前) 戲是我編的，我要改就改，你管不着。

窩與哈 (回來) 啊，孩子，哪裏是我的妻結髮，哪裏是你爸爸 (指自己) 的媳婦。

(指禿子) 我兒子的媽？

窩 (對觀眾) 此處可以拍掌。(觀眾大鼓掌，窩瓜頗謙虛地點點頭) 這——這

不算什麼，好的還在後頭。

窩與哈 她在那裏？

〔甜瓜由臺右邊上，禿子暗下。〕

甜與哈 啊，我的趙老大！

窩與哈 啊，我的兒子媽？

甜與哈 我的夫！

窩與哈 我的妻！(二人正要抱頭痛哭)

四 (抓住老太太大叫) 奶奶，我要撒尿！(大家開笑，台上只好不演，大家看着台下的)

老太太 (大聲抱怨) 五姑奶奶，五姑奶奶，一出門我就囑咐你，叫你先帶着四和

尙撒泡尿，你看，他撒了褲你去洗！

四（又鬧）奶奶，我要撒尿，我要撒尿！

五（看得正入神，這一攪，大掃興，咕噥着）真討厭，這孩子！（大懶使小懶）三丫頭你帶着和尙到門口去。

三 我不，我要看戲！（轉眼望着台上）

五（咕噥着）死丫頭！

〔五姑奶奶帶四和尙由右走出。〕

窩（望望李保長，以為可以彈壓一下，但李却對他笑，窩嘆了口氣）唉，重來下去！

〔甜由右下，禿子由右上。〕

窩與哈 啊，孩子，哪裏是我的妻結髮，哪裏是你爸爸的媳婦，我兒子的媽——她在哪裏？

〔甜由臺右上，禿子台下。〕

甜與哈 啊，我的趙老大！

窩與哈 啊，我的兒子媽！

甜與哈 我的夫！

窩與哈 我的妻！（正想抱頭痛哭，窩瓜忽然心血來潮，放心不下，回頭一望——）

〔果然哭着四和尙跟着五姑奶奶從右口走出來，戲只好暫停。〕

四 （指着五姑奶奶）奶奶，她打我！

五 （大聲）這孩子出了門，尿又不撒了。（把四和尙送到老太太面前）

老太 （拉回）坐下，聽戲吧。（同坐）（戲幾乎又脫了板，幸虧——）

甜與哈 （忙接）呀，我的夫！

窩與哈 呀，我的妻！（忽然推開她）等等，你要講明白，怎麼我有個兒子十八歲，我

出門在外有——

小流氓 （又爹嘴，立起，手一比）三十年。

窩 (走到台前，對小流氓，狠狠地瞪着他，也手一比) 四十春…… (得意地) 哼！
甜與哈 人家跟我搶了個信，說你死了，早死了。

窩與哈

(頭抖擻着) 給我跪下！(窩吹氣，慢慢摸出殺人的刀)

甜與哈

(跪下，渾身發抖) 哎呀，我的夫！(對着嚇人的刀尖) 我年紀青青二十

八，又是個美貌多才女嬌娃，請你丈夫(仰望他) 高抬貴手饒了我，我的親親熱熱的老冤家。

胖子

好勁兒啊！(大家叫好)

窩與哈

(慢慢放下刀) 不成，哎呀，我得口問心來，心問口，我不能活活當了綠毛

的老王八。

觀眾

對呀！

窩

(忽然走向前對着觀眾) 我怎麼辦？你們諸位評評，我該怎麼辦？

觀眾甲

槍斃她。

觀眾乙 把她的腦袋梟下來。

老太 (十分感動) 阿彌陀佛，饒了她吧。

窩 (忽然想起，忙敲那提詞的眼前的台板) 喂，按本兒我該怎麼辦？

哈 (立起) 你掐死她。

窩與哈 (窩走回來，開始來掐甜的喉嚨) 這樣我才給男人們出了口氣，管你是不是美貌多才女嬌娃。

〔掌聲雷動，窩謀害了一半，立刻走到臺口邊。

窩 (鞠躬致謝) 諸位捧場。(同去繼續「謀殺」掐甜瓜的頸項，她倒死地上，大家更大聲歡呼。)

唱數來寶的 (在歡呼聲中，跳在板凳上，打起牛褲管) 喂，窩瓜窩瓜老窩瓜，今天演得真不差，(指窩瓜) 你要是個男子種，你上前再敢踢一下。

窩與哈 (一陣心血來潮，立刻) 哼，誰說不是男子種？(望着那唱數來寶的) 我

上前就去踢一下！

〔他果然上前踢了她一脚。〕

甜 (一怒而起) 秃子爹，戲本兒上沒有說叫你踢我。

窩 噓——(低聲) 躺下，你是個死人。

甜 (勢不可擋) 死人？死人？我也能治了你的命，你這個死不了的烏龜孫。

窩 (高聲耳語) 秃子媽，那個遛人兒的在台下面。

甜 我知道，他還沒有來，你這個老混蛋！(四面找東西，哈順手把左邊丁老師的書

包遞給她。)

哈 這兒！

甜 (舉起書包，進窩繞台轉) 你這個死不了的老「鼻烟」壺。你跑，你跑！

丁 我的書，我的書！

〔窩瓜躲到窩前中方，甜一手揮去窩閃過，沒站穩，由臺上帶着破幕一齊滾下，落在丁老師身上，那

書包從李保長頭上飛過，打中四和尚。四大哭，丁老師大怒，觀察立起，有的勸解，有的起鬨。

四（咧着嘴）爸爸！（老太太也開始從右到左連忙撫慰孫子）

丁（推開窩）滾開，豈有此理。

李反了，反了！

甜（大驚失色）啊呀，李保長！

老太（四和尚，別哭！

五（嚇壞了）哎呀，下次我再也不出來看戲了！

李（跑過去）丁老師，這這——（惶然）

〔高瓜趕緊跑去拾書包。〕

丁（氣極）下流，下流，下……流！

窩（走來遞上書包，道歉）太太！

丁（口出惡言）放屁！（一手搶回書包）我不跟你們這羣下流人說話！

李 (無面孔見丁老師，不住地說) 叫他們賠償損失！叫他們賠償損失！

甜 (全時勸解) 李保長！(當然以為鬪鬪的是窩瓜) 大人不見小人怪——

丁 我說過，我從來不出來娛樂的，(哈同時說)「算了吧，算了吧！」(我說過這種下流地方我絕對不肯來的。(跑到李面前，又怨又怒) 李保長！你(驀地轉身) 我走了！(拔腳就走)

李 (追上前) 丁老師，丁老師！

窩 (忙拿起那遺落下的傘，檢上來，萬分殷勤地) 您的傘，太太。

丁 (捨回傘，全時) 下流，你這個老……老(想不出合適的詞)

窩 (滿面春風) 老……混……蛋，嘻嘻！

丁 (想再罵，但一氣而出)

李 (追上去) 丁老師，丁老師，(對他的家屬) 走走，四和尚走！(領着四和尚)

〔觀眾開始走散。〕

老 (全時) 這是怎麼說的?

五 (全時) 走吧, 走吧!

甜 (全時) 李保長, 李保長!

窩 (拉着李保長) 還有戲, 李保長, 好的還在後頭, 好的……

李 (摔開窩的手, 大發雷霆) 窩瓜!

窩 啊?

李 (氣得說不出話) 我要, 我要辦你!

〔李和家屬盛氣出去, 剩下的觀眾一團而下。〕

甜 (追到右出口) 老太太, 五姑奶奶, 老太太, (貴賓竟昂然走出, 置之不理, 惱羞

成怒) 去就去, 戲也不是爲着你們演的! (指窩) 都是你! (對門口) 老蓋兒, 老

蓋兒!

老 (老蓋兒睡眼矍矍由右出口上, 打哈欠) 幹嗎?

甜 那個遛人的來了沒有？

老 (不高興地) 沒有！(轉身就走)

哈 (一把抓着老蓋兒) 沒有你沒有見着一個高高個兒，灰布袍，一個眼兒瞎！

老 (恍然) 你說那個獨眼龍啊？他來了！

窩 來了？

甜 來了你怎麼不說？

老 我知道他是老幾？人家在門縫看了一半，就走了。

甜 他又走了？

窩 (很興奮地) 他說什麼？

老 他說最好你改名叫(指窩瓜的鼻子)大傻瓜，問你還有好的沒有？

「窩瓜頹然半響。」

甜 (一肚子悶氣，都發洩在——) 你這個老不死的鼻烟壺，烏龜孫，我早就知道

你一輩子沒有出息。(拿起地上的文明棍)我問你，你還有好的沒有？(追前)

窩 (閃躲，後跑) 禿子媽，我……

甜 (追趕) 你不是說你一腦袋都裝的是戲嗎？(把窩瓜逼得走頭無路，舉棍)

你個烏龜孫！(就要打去)

窩 (大叫) 禿子媽，我有(甜瓜停住手)我有……我有好的。

甜 (插腰) 在哪裏？

窩 (實無辦法，只好幽默) 我，我正在想。

〔窩瓜對甜瓜無可奈何地傻笑。〕

(幕落。幕落卸啓。)

再開幕時，音樂伴奏，所有演員(連李保長一家在內)圍着老窩瓜隨唱隨舞，指指點點，唱着下面的歌詞，窩瓜一個人領着這一羣舞隊，做各種舞蹈姿勢，在最後一句話「他氣死了！他暈倒地下」(插

曲三)

F Major 4/4

1. 1 1 1 5. 5 5 0	1 1 1 1 1 5. 5 5 0	1. 2 3. 3 3. 5	6	5 5 5 3 5 5 2 6	2 2 1/4	0
冬瓜甜瓜老南瓜	一團錢漿糊糊攪攪	加點醬油放點	醋	就當作蒜泥醬吃了	吧	嘿
4/4 3 3 3 0 3 1 5 0	5 1 5 1 1 3 1 5 0	3. 3 3 3 6 3	6	2 2 2 2 2 5 2	2 1/4	—
(唱)	。	。	。	。	。	。
你一聽 我一聽	那傍氣壞了劇作家	從今以後才知 道	原來 他是個 大傻瓜			
4/4 5 5 5. 3 6 6 6 0	3 3 3 5 5 5 6. 6 5 0	1/1 0	4/4 1. 2 3 5 6 3 5 6	1 1 2 3. 5 2. 3 5 2		
噶噶噶 哈哈哈	芬蘭的在前面笑哈哈	(唱)	(唱)			
3 2. 1	3 3 3 0 3 1 5 0					
大傻瓜	噶噶噶 哈哈哈	(白)他氣死了	閉幕			

④ 英國皇家樂隊 The Red Velvet Goat 大樂隊演奏的

⑤ 國末「哇哩」一節樂舞音樂與舞蹈專家來參觀時讚賞最好聽。這節第一次樂隊即已錄好。

⑥ 國中樂譜係張定和先生作詩在此誌謝。

文 學 小 叢 刊
正 在 想

☆每冊定價國幣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月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

初版
桂一版

1.50

著 者

曹 禺

編 輯 者

巴 金

發 行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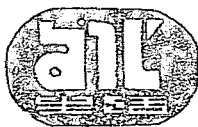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桂林東江路福隆街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書字第〇〇二七號



1.50